



三國志



伊8
1795
53



1735
53



六十五篇總六十五卷

魏志二十卷

蜀志二十卷

吳志二十卷



裴松之註

古今圖書集成

皇明崇禎十有七年歲在闕逢君灘如月夜朝琴川毛氏開雕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三少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五卷

后妃

後古明

卷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列傳

董卓 李催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七卷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張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共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弟義 訓 何晏 鄧芝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 子玄

十卷

荀彧 子惲 孫彪 冀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田疇

邴原

十二卷

崔琰 妻圭 許攸

孔融

徐奕

邢顛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子毓

王朗 子肅 周生烈 董遇 愧禧

十四卷

國淵

王脩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璠 焦先

毛玠

何夔

鮑勛

華歆

程昱 孫曉

董昭

蔣濟

十五卷

劉馥

梁習

溫恢

十六卷

任峻

杜畿 子恕 孫預

倉慈

十七卷

郭嘉

劉曄

劉放 孫資

司馬朗

張既

賈逵 李孚 楊沛

蘇則

鄭渾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

文聘

孫觀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閻溫

母娥親

張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鄧哀王仲

相殤王鑠

燕王宇

彭城王據

中山恭王袞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濟陽懷王玟

趙王幹

范陽閔王矩

楚王彪

臨邑殤公子一

穀城殤公子乘

剛殤公子勤

靈殤公子京

郟戴公子整

廣宗殤公子棘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東平靈王徽

北海悼王綖

贊哀王協

東海定王霖

東武陽懷王鑒

邯鄲哀王邕

元城哀王禮

廣平哀王儼

清河悼王貢

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丁廙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禎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衛覲

潘勗 王象

劉廙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劉劭

孫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傅嘏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群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二十六卷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王凌

令狐愚

毋丘儉

鄧艾

州泰

諸葛誕

唐咨

鍾會

王彌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許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馬韓

高句麗
辰韓

東沃沮
弁辰

挹婁
倭人

滅

蜀書

三十一卷

二牧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王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永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董厥

瞻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馬超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三十八卷

許靖

孫乾

伊籍

三十九卷

董和

張飛

黃忠

法正

糜竺

簡雍

秦宓

劉巴

四十卷

馬良 弟謏

董允 陳祗 黃皓

劉封

廖立

劉琰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向朗 兄子寵

楊洪

四十二卷

陳震

呂乂

彭羸

李嚴

魏延

王連

張裔

費詩

杜微

周群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謨

譙周

卻正

四十三卷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疑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斌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微

燮弟壹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孫資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五十三卷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韓當

周泰

董襲

凌統

潘璋

五十六卷

朱治

呂範

五十七卷

虞翻

子汜 忠 曷

黃蓋

蔣欽

陳武

子表

甘寧

徐盛

丁奉

朱然

子績

朱桓

子異

陸績

張溫

陸瑁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

子抗

五十九卷

吳王五子

孫登

孫和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呂岱

駱統

吾粲

孫慮

孫霸

全琮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 弟胤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 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惔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已上十卷

三國志目錄終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摠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竝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

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
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
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
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
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
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

三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太祖一名吉利

小字阿瞞 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數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闕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討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高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暲以爲暲得事上之節暲後爲司徒語人曰今日爲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養子嵩嗣官至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爲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

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語竝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

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曰

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祖橋玄世名知人觀

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樞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常問計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將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

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夫隱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徵拜議郎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勅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効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強者為恐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

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

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

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猶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

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于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衛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獵以自娛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

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

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攸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黨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果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韓遂殺

刺史郡守以叛眾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太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闔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

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

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出

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令白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

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李資太祖使起兵眾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于

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表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

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

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表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為國何謂表董卓自矜言短

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

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豫州刺史孔佃英雄記曰佃字公緒陳留人張

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能清談高論虛枯吹生兗州刺史劉岱岱劉繇之兄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

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內太

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

合匡先殺執金吾何毋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

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

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

選焉靡儻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

唯吾與表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

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

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

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

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

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

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劔殺數千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銓建平復

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

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

暴於四海吾等合大眾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

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

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

二年春紹諱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

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固隨友十餘萬眾略魏

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

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

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睦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眾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夏四

月司徒王允與李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

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

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

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

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

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救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

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

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胃親巡將士明勸賞罰眾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購求信喪不得

眾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

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

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

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

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

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

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

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

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

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

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

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表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答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

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邳謙將曹豹

與劉備屯邳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

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

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

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

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

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袁曄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問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

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

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

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

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

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

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

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

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

大破之

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陣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

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希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

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

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

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袁州平遂東略陳地

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

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

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

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

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

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

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

使張揚繕治宮室各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

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

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

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

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

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

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

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示止劉又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天子之東也

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

之於是以表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

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

屯田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竝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表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表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里

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季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

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

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

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

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

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

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

不復覲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

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

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

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清水祠亡將士歎欷流涕衆皆感動表

荆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

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表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

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

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

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

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

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

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

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

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

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孥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魏書曰表紹宿與故

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快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難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讐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為楊彪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眾

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種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種孥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種且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

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
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
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

岱王忠擊之不克

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

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併取冢 盧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
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

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

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袁

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
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

羽降昌豨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
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
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
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
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
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
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
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
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
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
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
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
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
堤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
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

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二臣松之以為
魏武初起兵

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
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
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畧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
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
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闕明紹力不能制
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
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
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竝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
為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

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

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

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

用

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

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

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

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

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

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

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

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

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

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

斬之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踧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
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

欲破表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
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表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
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表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表軍旗幟銜枚縛馬口
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表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
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
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
皆恒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日鑿於鏡此蓋不忘人乃殺之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

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

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表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

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鄆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季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勤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逃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

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休而况眾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

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墟古遼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

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玄誕敷明德汎

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祖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

過相沃醉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念能
進

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

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

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已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

一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

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

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

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

尊圖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圖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

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

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

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

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

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

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公乃引軍還冬十

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

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

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

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

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

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

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間今猶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

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

有此姓鵠沮授子也

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等臨陣降眾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家加恩於饗養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

兼我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

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九月令曰河北罹

表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表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

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眾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且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

應時下令曰其與表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表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

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冰凍使民

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

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

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

黑山賊張燕率其眾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

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

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

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

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

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

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

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

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

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

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

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

御眾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

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

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

其首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

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派水

孤派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

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

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

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
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曰昔趙奢實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與諸將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

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康乘危以微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

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借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

丞相以位讓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

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

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

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若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公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暉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哀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與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卒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莫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

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

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

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

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

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

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

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

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

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巳亥令曰孤始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近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表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

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了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於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靖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

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

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

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

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

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

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

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

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

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過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

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曜日賊

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

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

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

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

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

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

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

柵為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

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

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

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

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

以并

兩面

一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

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眾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廩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為侍中虞溥江表傳曰

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

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旒旒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群凶覬覦分裂

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其孰能

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係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

王室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

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

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憚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

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
輅將返張楊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
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
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
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放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絲則殛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
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
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縣
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
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
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
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
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

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
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
竝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
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
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
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
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
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係朕躬奉答
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眾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眾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於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惡焉朕以眇
眇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

凡十郡封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充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在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于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柎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躬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劭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傳吳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闓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與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群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三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

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救外為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謀群察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處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并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愆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貶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自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大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齋壁帛玄纁絹五萬匹之數納媵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觐和洽為侍中

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
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
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
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
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
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由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齋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廷丞中常侍土人迎二貴人於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殿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

二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
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軍傳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

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

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

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

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

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鄒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鄒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

殿設鍾虞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

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

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

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

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

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

武都入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

以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都督從事

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為主章尋病卒遂為楊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為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

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

解散公乃密遣解慟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

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

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

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

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

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

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

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

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

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益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

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冬十月始置

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十一

月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

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

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虜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

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飲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

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

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

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

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闌送神乃起

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口

雖違眾吾從下二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

誠哉斯言也夏五月天子進公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

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夏五月天子進公

爵為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

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竝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又天命安固

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

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於難以羞先帝之盛

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

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

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

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廬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

芟夷蝥賊殄其兇醜盪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

且寅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
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
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
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眾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
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翔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
制義使力行可効是以動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雖經營庶
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
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
訓後世也其抑志樽節勿復固辭 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
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臣松之按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為右丞疑此
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為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為北部尉賊
不犯界如此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
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
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魏書曰始
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 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
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

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
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說
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汗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
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
民間及果勇不顧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
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不
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
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
而更求哉故敬碎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三輔決錄注曰
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曰碑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親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
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
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碑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
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疆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
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
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王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

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眾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 獻帝春秋曰收紀冕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群兒所誤耳冕頓首搏頰以至於死 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實賊也皆殺之 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鄴陵侯彰討破之 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與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瞻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

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絲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

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

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

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

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

卞氏為皇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

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感眾才微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

冬十月軍還洛陽 曹瞞傳曰王更修治 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

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魏畧曰孫權上言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

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士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

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王使工遺蘇越徙美黎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遂寢疾

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

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諡曰武王

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荆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為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蔕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

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

四篋而已

傳子曰太祖惡珠玉之奢借公女適人皆以阜帳從婢不過十人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定人遺珠玉之芝弟祖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 世皆與時能又好養生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盧江左慈譙郡華

陀甘陵甘始陽城郝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傳子曰漢末王公多委衣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表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中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

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帽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

中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按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

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

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收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

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

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

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竝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盛莫敵太祖

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

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

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書一終

西川宅鳳崗
氏書閣

三國志一

魏書二

三國志二

文帝紀第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

圍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

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

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為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

表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

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宸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會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祇厥緒時亮庶功以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

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籩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

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培克暴虐者舉其罪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

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

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

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

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

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

三百斛遣歸家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

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義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

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奂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

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渤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

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

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是

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且夕入侍曜明其志

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眾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

欲有令吾計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

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譙李惺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為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

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

降華後為兖州刺史見王凌傳六月辛亥治兵於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庚午遂南征

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

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樊幽王不爭周道用與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令初基便復起兵兵者凶

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

任雖知言觸龍麟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

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

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百官有

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

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

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

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衰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

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眾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

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 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幸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節人著庶見之譙宰予降替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志戚君子以為樂禍曾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關于群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 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

其告郡國給榘檟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榘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榘應劭曰榘小棺

也今謂之檟應璩詩曰榘車在道路征夫不得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眾望在

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

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

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

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

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

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

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

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禪代眾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

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

三國二

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
合辭合長于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沉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
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
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眾瑞日
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
事君盡禮人為語况臣各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
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
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
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黃門侍郎王慈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
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而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
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季宜又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以勒識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
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
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識先著以彰至德殿
下踐祚未替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惟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
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犁牛之駸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
視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識
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
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
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浹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
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合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識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曰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
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
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
昏以弱亡或以雜之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感其

子孫以弱亡幸經中黃識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 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
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維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識易運期識曰言居東西有午兩
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友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
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
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
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
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
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
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歸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
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已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殷下即位初踐祚德配天地行
合神明恩澤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効仁前後獻見
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眾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
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
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識之期運揆河洛之
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
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
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
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
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聖明
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識所載坦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
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識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且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
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
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遺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

以振魏國百姓循寒者未盡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違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心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奕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群給事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衰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識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顯顯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餘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吾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眾瑞下媿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論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媿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群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祜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祚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非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

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群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顛顛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城子高以義為貴鮑魚感于貢之言棄其蔬而稿死薪者譏季札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城之所貴執鮑魚之貞至遵新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於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輿輦轂禍由闢宦董卓乘豐惡甚澆瘡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強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又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承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允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群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儼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違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群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

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歡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
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已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
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
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賜耶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
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
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
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
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知哉義有蹈東海
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丞為上章還璽綬宜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宜告群寮下魏又天下下
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
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
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
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
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遠天逆眾慕匹夫之微分背上帝之所蹈違經識之明
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
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
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
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
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
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眾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
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
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遠天命以飾小
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
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

請令曰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
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禱禱類
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裸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
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
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莫莢未
植階庭蓬蒿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
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
彼眾事備群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媿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
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
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
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庚申
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
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係已有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還
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
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
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
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
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
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
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武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時將討黃巾是歲改
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
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
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
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顯項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顯項之墟

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顛項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顛項與舜同相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發矍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異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遠天不順逆眾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識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與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眾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祇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救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異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副况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上德之行運當亢陽

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之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響應之望焉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宜敘眾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序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平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謠誦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悛或受禪而不辭不吝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實于有虞虞氏之曹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泊乎季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讐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况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懼懷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讓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群賢

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已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復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命申制詔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驛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 相國欽太尉詔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禪奉天時也 不敢不受與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皆為陛下之臣矣是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闕官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替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于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群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欵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群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群僚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群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

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漢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動烈垂於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領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譟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 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群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作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機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不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群僚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願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于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

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謂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邾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
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都有事於太廟致胙
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
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
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
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
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
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劔玉
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之按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土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

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

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

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為誤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

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

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

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詔曰昔

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

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

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

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

三國二

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群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

夫

魏書曰已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

黃耆衰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逾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孳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洛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契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已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

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種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樊

禍發桐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充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

西戎即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竝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

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

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

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為鄆城

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荆州孫權領牧故

也荆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

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

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

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

史郤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請行在所帝置酒

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郤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

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郤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

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

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詰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

今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

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凌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昏

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

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

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棊存不忘

亡也棊音扶歷及臣松之案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棊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

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

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

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
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
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
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
際會三過飯舍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
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
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
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
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
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
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

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
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
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
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
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
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
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竝進權臨江拒守十
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
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丙申行自宛

還洛陽宮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
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
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
左將軍張郃等舳舻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

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厲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施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綱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絲戍畜養士民咸得安息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時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

僞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

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

六月甲戌任城王彭薨於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

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七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

繇為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翻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

辛未校獵於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

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

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

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

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

龍舟循蔡穎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

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

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獎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于猛虎吾備儒者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

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

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

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是歲穿天淵池

是冬甘露降芳林園 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巡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

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

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穎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并州

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

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

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

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

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

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

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

間築室都徐方量且運糧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

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漢太尉

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

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

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

宣王竝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

於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

終制從事魏氏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群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

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為棄君於惡群等之諫棄孰甚焉郟城侯植為誅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太行皇帝崩嗚呼

哀哉于時地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禘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悽愴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借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
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三世
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闕爾無聞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
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
德以禮宜祥維聖質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允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
察無嚮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
下情思良服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崇弗拘禍祖宅士之
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衰貶以因
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麟縛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
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
凶徹烏墮江岷權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俾太
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凌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
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織圖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
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鑄石紀勳兼錄
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實禮百靈勳命規望祭四嶽療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
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謁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鏗鏘頌德詠功八佾鏘鏘
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絃絕維太
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
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承大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
父如何奄忽摧身皇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存亡
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初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
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侯大隧之致功今練
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
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淑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反兮痛悶闈之長高咨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
榮以橫奔兮閱闕塞之峽崢嶸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憇兮憚天網之遠經
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廿九死而
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
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
如著篇籍瘞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
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
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于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
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季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
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善畫國政特賢臣之器
管晏之資豈若季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
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
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
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 胡冲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
以紙寫一 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
溫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
義衛八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

充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
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
奔城廓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國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
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
亡兄季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
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
年始定冀州歲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
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
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
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
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
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
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劭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
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
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
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
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
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各雙戟為坐鐵室鑲楯
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表敏學以單攻復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
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
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
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表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
史漢諸千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碁

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

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書三

明帝紀第三

三國志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

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

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

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且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

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

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數不接即位之後群下想聞風

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季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

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

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

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營宗廟秋八月夕月於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

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

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眾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蓋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濶禁與世無疑任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係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係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

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千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雲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

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

竝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宿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彈則趾適屢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譚言云帝已崩從駕群臣迎

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下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

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

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

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守伯道太原人為英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火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

三

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太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

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更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

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
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下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
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
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

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
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於朝陽陵
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
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
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
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
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乙

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
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
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
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
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
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
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
王皆以郡爲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

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饗之 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係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

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係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使詣袁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經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出虫若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 魏略曰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 世語曰朗子秀勁

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饋遺桂由此候服玉食太祖既嘗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陵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一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

司馬樂浪公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傳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歎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為漢季獻皇帝

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手祭又使持節行大司農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遐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叔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朗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為季臣以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季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諡山陽公曰季獻皇帝冊贈璽絨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群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為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熾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改乘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于鷄尾十有八載群寇殲殄九域咸又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聲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歷數度于軌儀克猷帝心乃仰欽七政府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師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木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外成授位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嶽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群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慙德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季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諡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

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并經哭之
勸適孫村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

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
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

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中饋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
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

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
啖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癯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

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
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
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
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
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
走議韶等亦退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
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
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
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
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
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
郭后營陵於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
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

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于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擢越歌
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

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
至尚係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舍受神龍吐
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閣闔
諸門闕外累恩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
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
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
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
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
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
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懼心而失妻者必有
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
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
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
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
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
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
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而縛蜀虜輿輓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
下可無勞神思于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群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警言者臣昔上
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
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
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
特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冲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

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

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巳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

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漏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

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
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
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
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雞象 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
有和當有開石于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
於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
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
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
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曰氏
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
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
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

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

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

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
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
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
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
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
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
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
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
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
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
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莊縣言黃龍見在音仕於是在音仕有司奏以爲

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

魏書曰初文皇

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上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始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稱正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

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

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

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騶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騶牲用駢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輸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朝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

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
迎氣祠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
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
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

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敘致譏周人以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已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上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

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於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園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郡巴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魏略曰是歲徙

長安諸鐘簠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徒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于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劉輔警趙后于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犬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參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

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身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于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于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

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住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各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自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副也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

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

斬銓龍亢山桑汶虹汶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

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

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

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于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

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

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

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

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

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蜀陰平太守廖惇及攻守善羌侯官葦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贊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贊為流矢所中死

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
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
后使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
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
政中書監劉放孫資久專權寵為郎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
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問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
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
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
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疆
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
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若放資乃舉爽代宇又
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
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初青龍三
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令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
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
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

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

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
使者曰碎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碎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
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
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
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
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即

日帝崩于嘉福殿魏書曰殯于
九龍前殿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
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
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
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
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
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衰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贊務絕浮華諸毀
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各跡所履
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
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
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
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
無衛
悲夫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

漢古隆 正本
癸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據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書二

西川忠鳳園
氏閣定周甫

三國志三

魏書四

三少帝紀第四

三國志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

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群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

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

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水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榮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

及古同

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記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又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

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群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千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枚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廢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于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震 辛丑退巳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

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群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

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

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

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并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磬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巳酉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禘祭太祖

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市此皆事之難解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

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撻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

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數千祖中民

吏萬餘家渡河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河南留民河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眾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于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

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

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
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
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
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
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宴又奏曰禮天
子之宮有斲礮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
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
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
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

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
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

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

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

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

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

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群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斃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大傳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

以司空王凌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

恪率軍更于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于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

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

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

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

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屯隴西界

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口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而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闔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

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修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

維寇鈔修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群眾陰圖闔閭道經漢壽請會眾賓修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修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諡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緡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修字季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修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修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

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與喪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不可勝紀

自帝即位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求苟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知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

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
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
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
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
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
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
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
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
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于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

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
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群臣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行于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群臣共為奏承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辛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臣昌邑侯臣偉太僕臣焜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袁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穎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虞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陳觀臣殿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齊育群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表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祖游戲使與係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于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係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

三國四
譏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志景彈景不避首日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
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受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
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
外求帝志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
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罷熙諫帝皇太后至奉
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
北宮殺張美人及馬婉帝志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
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
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
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
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誦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恭季彌頽
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隆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
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於齊使司
徙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

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
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
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
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
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
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
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
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
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于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

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
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

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髡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

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
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袁尚書亮侍中表等奉
法駕迎公於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髡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

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巳丑公至

於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

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荅拜僂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

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

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

春秋
曰公神明爽儁德音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
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

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
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於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於王
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
兢兢如臨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
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係乂皇
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
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
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
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
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

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於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
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
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

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天子先還 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及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
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薄郭頌皆晉之令史璠頌
出為官長薄鄆陽內史璠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薄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頌撰魏晉
世語蹇乏全無官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
虛錯如此者 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

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於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
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
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
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

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係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及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

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放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

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

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頴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頴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頴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因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頴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殪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

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
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
文殘缺故動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
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于是群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時去世久遠其文味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
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二後帝
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
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
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
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
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
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
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
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
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
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

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
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
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
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
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
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
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
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
老馬與細物竝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
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
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

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

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王

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

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

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燼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燼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群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于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 五月鄴及上谷竝言甘露

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

已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

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

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

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

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

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

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

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群

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蹇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

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及其原

道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

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

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

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已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哀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

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季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

劫 故太守東里哀 曹應余獨身捍哀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安方毅志尚仁義

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哀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余飛矢交流余前以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墮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涕泣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哀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 辛卯大

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

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

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

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

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

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且弗違况于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舉季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

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同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年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臣松之以為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 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 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

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

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

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
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
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始不測宜見重詳帝乃
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
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
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
天下其謂我何太傅乎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
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
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
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
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
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
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
放仗濟兄弟因前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

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
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
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
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
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
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
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
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
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
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

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廩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

或掩而而泣悲不自勝

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

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群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

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救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隆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

齊兄弟不即伏罪祖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禮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

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

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

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鸞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

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

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

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人於洛陽見皇太后

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

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

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

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

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

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

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

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

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

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

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

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

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
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
觸王諱以章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
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
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
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
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
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
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

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
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
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
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惟維而
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
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蹙
討若擒維便當東西竝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
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
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
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

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

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

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請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

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

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

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

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

於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

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

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

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

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

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

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
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
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
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
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
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
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
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
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
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
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

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旣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
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
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正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
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
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
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
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
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
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已帥三郡
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
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

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或昔在壽春竝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

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於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修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修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

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汲古閣

四

魏書四

魏川宅鳳
氏圖印

三國志四



